勤勉 自立 合作

——韩国新村运动回望

本报赴韩国采访组

图①　韩国京畿道农村地区，一片山清水秀。

图②　一位韩国农村妇女在剥大蒜。

本报记者　白云飞摄

环球百态

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新村路257号，位于一片地势较高的山林之间，青松翠柏，郁郁葱葱，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就坐落于此。1970年韩国新村运动正式发起，两年后，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成立。40多年来，这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农业人才，为韩国的农村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。

研修院的一角是新村运动历史博物馆，一篇篇历史文献、一件件老旧农具，都附着着时代气息，在讲解员饱含深情的讲述下，4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、遍及韩国3万多个村庄的农业大建设、大生产运动，依稀呈现在眼前……

时间回到上世纪60年代，韩国人均GDP不足100美元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，“住茅草屋、点煤油灯”是当时韩国农村的真实写照。当时，韩国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，近一半自然村无法通车，交通工具只有靠步行或者牲畜，成为制约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1970年，韩国政府从基础设施入手，无偿提供基建材料，为全国3.3万个村庄每个村庄提供335包水泥，用于改善乡村环境。包括修建桥梁、河堤，改善房屋、村级公路和饮水条件等。新村运动从此拉开帷幕。

茅草屋变砖瓦房，油灯变电灯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，韩国的农村面貌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到1977年，韩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；1978年，全国98%的农户装上了电灯；全国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，农村饮水条件得到明显改善。

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副院长赵载范告诉笔者，从1970年至1978年间，韩国不仅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，解决了温饱问题，而且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137美元增加到649美元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新村运动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入民间自发，继续为韩国的农村建设发挥作用。

新村运动发起10年间，韩国农民收入接近甚至反超城市居民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。而且新村运动的意义远不局限于人均收入的数字。从长远看，它缩小了农业和非农业部门、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，有利于全面提高生活水平，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；从城乡关系看，农村收入增加，避免了短时间内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带来的“城市病”，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。韩国的城镇化率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70%以上，农村人口比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80%下降到不足10%，中等收入群体和城市人口成为韩国社会主体。

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·舒尔茨表示，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农民的能力比土地和物质资本都重要。韩国的新村运动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规律。赵载范表示，新村运动倡导“勤勉、自立、合作”的精神，促使大批农民走向农田，用双手改善生活。这3个词后来也成为韩国国民的道德标杆。

对韩国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韩国人非常支持国货。韩国大街上行驶的汽车，基本都是现代、大宇、起亚等自主品牌汽车，购买本土、民族产品已经成为韩国人的一种消费习惯和爱国情结。

由此可见，新村运动不单单让广大韩国民众养成了自力更生的好习惯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激发了人的内在潜能。

新村运动的会徽是一个黄色的圈，中间一棵有三片叶子的小嫩芽。赵载范说，这分别象征着新村运动“勤勉、自立、合作”的精神，这些精神不仅在农村结出硕果，而且得到越来越多韩国民众的认同，走进了城市、企业，成为全体国民的宝贵财富。

（本文执笔：常　理）

又到荔枝收获时

赵　青

见闻

汽车越接近越南北江省陆岸县，空气中弥漫的香甜味就越来越浓，眼下正是荔枝的收获季节。作为越南著名的荔枝之乡，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荔枝，小到房前屋后，大到成片山岭，荔枝树随处可见。车行荔枝的海洋中，大捧大捧的荔枝映入眼帘。

在一处颇具规模的荔枝园前停下车，笔者见到了荔枝园主人阿殿。他告诉笔者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在这里种植荔枝，荔枝园不断扩大，到现在已有1公顷了，在当地算种植大户了。今年荔枝收获的季节又到了，但由于春节前后气温过高等原因，今年收成不太理想，大概能有2万多吨，好的年景产量近10万吨。不过，正是因为产量减少，今年荔枝价格是去年的3倍左右。这样算下来，收入也不少，按1公斤3万越盾算，大概能有6000多万越盾（1元人民币约合3400越盾，折合人民币1.8万元左右）的收入。算着收成，阿殿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据阿殿介绍，当地各家各户荔枝成熟收获的时间不同，前后大概持续两个多月的时间。对于每一家的果园来说，收获期大概在25天左右。每年一到五六月份，这里的荔枝集市上都挤满了大小货车，往来客商不断。

说话间，阿殿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子骑着车回来了。已经放假的他，今天也去市场上小试身手，卖了1公斤荔枝，挣了1万越盾零花钱，被烈日晒得红通通的小脸上透着兴奋。在这里，荔枝似乎已经深深融入了当地老少的生活当中。

陆岸县距首都河内有100公里车程，作为北江省荔枝主产区，2018年荔枝产量达到15万吨（整个北江省产量21.5万吨）。阿殿说，每年一到收获季节，早已熟悉越南当地的中国商家便来到田间地头，进入集市，大量收购新鲜荔枝，从陆路转运中国。当地荔枝产量近一半都出口中国，余下的在越南本地销售。尽管近两年越南也在开拓日本、欧美等市场，但中国拥有交通便利、市场巨大等优势，仍是越南荔枝最主要出口地。

2018年以来，中国开始逐渐限制通过边贸进口越南水果，代之以正规贸易。阿殿表示，这一改变虽然要求更高了，但也使当地果农更放心了。中国商家会提前与越南果农签合同，明确荔枝成色标准、产地、包装要求、卫生条件以及收购价格等，这样一来，果农不用担心价格起伏、产品滞销，种植也更有目的性，降低了风险，保证了收益，惴惴不安的心理也大大减少了。

在集市上，笔者碰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商家何先生，他已在当地连续收购荔枝七八年了。他说，今年收获季节差不多每天要从这儿装箱10吨荔枝运到云南昆明，再由国内商家转运中国各地。何先生说，为了保鲜，一箱荔枝重量大概有16公斤至17公斤，下面还要放置冰块。早晨刚摘的荔枝，两天之内就能到达昆明，借助发达的物流网络可以很快送上中国百姓的餐桌。何先生指着一箱荔枝说：“这个品相的荔枝，到北京要50多元1公斤了。”

徜徉在荔枝园、集市，感慨着在互联互通基础上物流的极大便利。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不知杨贵妃若观此景，会否艳羡不已？

图③　农民在整理刚刚采摘的荔枝，等待采购商挑选。

图④　农民给采摘下来的荔枝拍照，发给采购商。

本报记者　赵　青摄

风尚

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小贩中心

蔡本田

“新加坡最亮丽的风景是什么？答案见仁见智。在笔者看来，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别有一番韵味，因为这里有着最值得了解和品味的文化传承与变迁故事。

如果有人问新加坡最亮丽的风景是什么？一般人首先会想起闻名遐迩的地标鱼尾狮，金碧辉煌的滨海湾金沙酒店，五光十色的滨海湾花园夜景，或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圣淘沙、樟宜机场和海洋馆，等等。在笔者看来，除了这些游客们争相拍照留念的著名景点外，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别有一番韵味，因为这里有最值得了解和品味的文化传承与变迁故事。

新加坡小贩中心，又称食阁、熟食中心，是由政府兴建的室外开放式餐饮经营消费场所，一方面为路边流动小贩提供了集中经营的固定场所，解决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难题；另一方面承载着大众饮食习俗和不同国度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，是体验、探寻当地饮食文化和居民消费方式的一个重要窗口。新加坡小贩中心售卖的食品物美价廉、种类繁多，以东南亚熟食以及饮品为主。在选址上，小贩中心除了要考虑均衡分布与居民需求外，常与售卖日用品与干粮杂货的小菜市场毗邻，以方便客人餐饮和购物。

新加坡小贩中心始建于1971年，运营和管理均由政府主导。目的是在为居民提供服务和为小贩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，解决因城市人口和小贩数量不断增多带来的卫生条件差、市容脏乱、摊点杂乱无序蔓延、道路堵塞和占据人行道经营等问题。小贩中心建成后，政府给小贩发放正式营业执照，并陆续把小贩迁入小贩中心出租的摊位，取缔街头非法小贩。1986年，政府完成了小贩中心建设计划后停止建造新的小贩中心。2001年，为进一步改善用餐环境和卫生条件，新加坡政府拨出4.2亿新元（约合人民币21亿元）专款实施小贩中心翻新计划。直至2011年政府宣布在未来10年再兴建10个小贩中心，首选地点以新的组屋区为主。2018年底，政府宣布到2027年前，再建20个小贩中心。

近年来，新加坡小贩中心在软硬件不断改善升级的同时，饮食品种也日趋多样化、国际化。在传统华人美食肉骨茶、潮州粥，印度羊肉汤、米暹，马来西亚沙嗲肉串、炒面等基础上，为适应新加坡人和外来游客的需求，小贩们开始经营中国的麻辣香锅、日韩料理等，西餐摊位也比比皆是。与此同时，传统美食得到改良，增加了许多新菜品。星洲炒蟹、咖喱鱼头、海鲜烧烤等美食也渐成招牌。小贩中心最值得称道的是，除了提供丰富多彩、价廉物美的各色食品外，不同族群、不同宗教的饮食可以一起呈现，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的食客虽然各有饮食禁忌或民族文化差异，却都能接纳对方在同一个小贩中心用餐，同时在行为上还能照顾，促进了多元文化融合。新加坡小贩中心与政府组屋一样是新加坡的特殊产物，代表着兴旺的平民文化，象征着人人平等。

目前，新加坡每天有6000余个小贩档口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品种丰富、价廉物美的餐食。不论生活在哪个区域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出门走不了多远就能看见小贩中心。

新加坡最西端的塔曼裕廊市场和食品中心是上世纪70年代运营的第一个小贩中心，当时被称为永盛小贩中心。今天新加坡最大的小贩中心在唐人街建筑群中，有200多个小吃摊分布在建筑的二楼。

新加坡小贩中心，除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外，不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同样的东西。食客永远不知道会遇见谁，可能会偶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排队，或者是被粉丝围追堵截的“网红”“明星”出现，又或者是围坐论政的议员和部长现身。小贩中心不仅是用餐的地方，也是官员喜欢走访的地方，大选期间议员在这里拉票、开新闻发布会，或者随意找民众聊天了解情况等。小贩中心已成外来游客的必“打卡”景点。到过这里的朋友大都会赞叹，在小贩中心能喝到最香的咖啡、最醇的酒，能吃到地道的可口饭菜。

2018年，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郑重宣布，新加坡小贩中心启动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并将小贩文化归纳为“小贩中心不仅可帮助大家减少日常开销，也是新家重要文化遗产。它就像是社区饭厅，无论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还是欧亚裔人士，大家不分种族、宗教和收入高低，都能聚在小贩中心，一起用餐”。大家在小贩中心，既能享受五彩缤纷且价廉物美的美食，沟通交流，联络情感，又可领略小贩用心经营生意和传承烹饪手艺的风采。

平凡中见品位，低调中显格调，多元中含包容，传承中有创新，这或许就是新加坡小贩中心的魅力所在。

新加坡老机场路小贩中心一瞥。

本报记者　刘　威摄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　读者服务：13911270606（同微信号）　查号台：58392088　邮编：100054　传真：58392840　零售每份：1.00元　广告许可证：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　广告热线：58392178　发行热线：58392172　昨日（北京）开印时间：3:50　印完时间：5:00　本报印刷厂印刷